

上訴案號：188/2005

合議庭裁判書日期：2005年10月6日

主題：

上訴法院的審判義務範圍

默示的推斷標準

《民法典》第209條第1款

《行政訴訟法典》第34條第1和第2款

無保留的自發繳納罰款行為

澳門社會環境的習慣

提起司法上訴的正當性

司法上訴的初端駁回

《行政訴訟法典》第46條第2款d項

裁判書內容摘要

1. 上訴法院祇解決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闡述書總結部份所具體提出的問題。

2. 當訴訟當事人向法院提出某一問題時，必在每一處借助多種理由或理據以支持其觀點的有效性；對法院而言，所須做的是要對所提出

的問題作出決定；法院並無責任去審議當事人賴以支持其請求的所有理據或理由。當然這並不妨礙上訴法院在認為適宜時，就上訴人在其理由闡述書總結部份所主張的任何理由發表意見的可能性。

3. 意思的表達可以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為之。

4. “明示”是指以口頭、書面或其他直接表意的方式。

5. 根據澳門《民法典》第 209 條第 1 款的原則性基本規定，“默示”則是指從完全有可能顯露意思之事實推斷出的意思表示方式。從法律學說而言，這法律條文並不要求涉及默示的推斷須為準確無誤者，但起碼得按照社會環境的習慣，客觀地被視為極有可能為準確無誤者。

6. 按照澳門社會環境的習慣，一般人如不接受行政機關的科罰行為，是不會在事先毫無任何保留聲明下，自發地(即無受到任何外在非法脅迫下)在正常的自願繳納罰款期內主動繳交罰款的。因為倘被罰者對處罰不服，他會先用盡一切方法自行或向第三者了解可否對科罰行為提出爭議，然後經衡量利弊後才決定繳納罰款與否，而絕不會貿然在事先毫無任何保留下自發繳納罰款，之後才提出爭議。

7. 這樣，被罰人在事先並無任何保留聲明下便繳納罰款的行為，不管其心裏所想的原因為何，總是代表著其已接受有關的處罰行為，或起碼意味著已放棄對之提出爭議的權利。

8. 這是一般即使不諳法律的普羅大眾亦能輕易理解的最自然不過的道理和常情，而這顯而易見的經驗法則亦是澳門現行《行政訴訟法典》第34條第1和第2款的規定的法理依據。

9. 上訴人如已默示接受行政科罰決定，則已不再具針對該行為提起司法上訴的正當性，其所倘已提起的司法上訴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46條第2款d項的規定，應被法院初端駁回。

第一助審法官兼裁判書製作者

陳廣勝

澳門特別行政區中級法院

合議庭裁判書

上訴案第 188/2005 號

上訴人(原審司法上訴人): 甲
被上訴人(原審被訴行政機關): 衛生局局長
上訴所針對的法院: 行政法院
案件在原審法院的編號: 行政司法上訴案第 RCA311/05-ADM 號

一、案情敘述及原審裁決的事實和法律依據

1. 2005 年 5 月 6 日，行政法院法官對屬行政法訴訟程序的第 RCA311/05-ADM 號司法上訴案作出了如下一審裁決：

「卷宗編號：RCA311/05-ADM

本院現就上訴人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向被訴當局繳交澳門幣四千元的行為是否構成對被訴行為之默示接受的問題作出審理。

根據卷宗及其附卷資料，本院認定以下事實：

- 澳門衛生局局長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作出批示，決定對甲科處澳門幣四千元的罰款，因認定其觸犯了一項由第五八/九零/M號法令第十七條第五款和第八十九條第一款所規定和處罰的行政違法。
- 上述處罰決定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日通知了上訴人。
- 在有關通知公函上，明確指出上訴人對處罰決定的申訴權利和方式，同時表明可於十五日內繳交有關罰款，倘不繳付，則強制執行。
- 於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上訴人繳交了有關罰款。
- 於二零零五年一月一日，上訴人透過律師向本院提起司法上訴。

*

《行政訴訟法典》第三十四條規定如下：

『一、在行為作出後未經作出完全或部分保留而明示或默示接受該行為之人，不得對該行為提起司法上訴。

二、默示接受係指從自發作出與提起司法上訴之意願相抵觸之事實體現之接受。

三、保留須以書面方式向作出行為者為之。

四、公務員或服務人員執行或遵從以其本人為對象之行為時，不視為默示接受該行為，但屬由其選擇何時適合作出有關執行者除外。』

在本個案中，上訴人繳交有關罰款時並沒有作出任何書面保留。

雖然上訴人表示其繳交有關罰款並不代表其默示接受了被訴行為，原因是清楚知道對有關行政行為提起司法上訴並不中止其效力，因此，為了避免被強制執行及其後需繳付更多的費用，例如遲延利息，才繳付了有關的罰款。

然而，本院對於上訴人的解釋，並不接納，理由如下：

首先，倘是真的為了避免被強制執行才繳納有關罰款，為何當時不作出書面保留？

其次，雖然司法上訴不中止有關行政行為的效力，但上訴人可行使《行政訴訟法典》第二十二條所賦予的權能，提供擔保從而避免強制執行。

從而可見，其繳付有關罰款是為了避免被強制執行的解釋並不可信。

由於上訴人曾作出接受被訴行為的事實，導致其失去對有關行政行為提起司法上訴的正當性，本院決定駁回其上訴。

*

訴訟費用由上訴人承擔，並需付2UC的司法費。

.....」（見載於案件卷宗第61頁的中文裁判書原文）。

2. 上述司法上訴人甲不服，現透過其律師向本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並在以葡文書寫的現載於案件卷宗第 67 至 76 頁的上訴理由闡述書中，主要認為其繳交罰款的行為並不意味其已接受科處罰款的行政行為，故要求本院廢止原審裁決和命令原審法院繼續審理其就該科罰行為所提起的司法上訴。

3. 就司法上訴人的是次二審上訴，原審被訴行政機關澳門衛生局局長的訴訟代理人並沒有行使對該上訴作出答覆的訴訟權利。

4. 案件卷宗被上呈予本中級法院後，駐本審級的尊敬的檢察官依法對之作出了檢閱，並在其載於卷宗第 93 至 96 頁的葡文法律意見書中，主要認為上訴人的繳納罰款行為已代表其默示接受衛生局局長的罰款決定，因而上訴人已不再具提起司法上訴的正當性，故此上訴法院應維持原審法院駁回司法上訴的決定。

5. 隨後，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並業已對卷宗的所有文件材料作出了審視。現須於下文根據合議庭就解決本上訴所作的評議結果，具體對本案作出決定(註：基於本案的尊敬的主理法官所主張和草擬的有關本上訴應裁定為成立的斷案方案不獲合議庭的多數票通過，本案的最終裁判書依法交由第一助審法官製作)。

二、 本上訴裁判書的判決依據說明

首先，我們得指出：上訴法院祇解決上訴人在其上訴理由闡述書的總結部份所具體提出和框劃的問題（此一見解已尤其載於本中級法院第 1220 號案的 2000 年 1 月 27 日的裁判書和第 130/2005 號案的 2005 年 6 月 23 日的裁判書內），以及即使在行政法範疇的上訴案中，亦得適用 **JOSÉ ALBERTO DOS REIS** 在其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 Vol. V (reimpressão), Coimbra Editora, 1984 (民事訴訟法典註釋，第五冊(再版)，葡萄牙科英布拉出版社，1984 年)一書中第 143 頁所闡述的如右學說：當訴訟當事人向法院提出某一問題時，必在每一處借助多種理由或理據以支持其觀點的有效性；對法院而言，所須做的是要對所提出的問題作出決定；法院並無責任去審議當事人賴以支持其請求的所有理據或理由(此一見解已尤其載於本中級法院第 127/2000 號案的 2000 年 9 月 21 日的裁判書內，當然同一見解並不妨礙上訴法院在認為適宜時，就上訴人在其理由闡述書總結部份所主張的任何理由發表意見的可能性)。

如此，本上訴案的核心爭議問題是：從上訴人的繳納罰款行為應否推斷出其已默示接受科處罰款的行政決定？

就這問題，本院經審視原審法院在其裁決書中所認定的事實和引用的法律條文後，不得不在此表示不贊同上訴人的觀點。

一如本院早於 2002 年 10 月 24 日在第 130/2002 號上訴案內所發表的裁判書中所指，任何人都可以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表達其意思、意願。

“明示”是指以口頭、書面或其他直接表意的方式。

“默示”則指從完全有可能顯露意思之事實推斷出的意思表示方式（見澳門《民法典》第 209 條第 1 款的原則性基本規定）。

從法律學說而言，上述有關默示表意的法律條文並不要求涉及默示的推斷須為準確無誤者，但起碼得按照社會環境的習慣，客觀地被視為極有可能為準確無誤者。

要掌握這界定標準，我們可在此列舉三個例子，以供參詳：

例一、從承租人提前交付租約期以外的租金這一事實，我們可推斷出他是在發出一個欲將租約延長至該等租金所涉時間的默示。

例二、如某債務人在債務法定時效過後自動履行債務，就等於他默示放棄該債務時效的利益。

例三、如甲在知悉自己有資格承受乙遺產後，旋即與非具承繼人資格的丙簽署買賣合同，以出售屬該筆遺產一部份的某一住宅單位時，就代表甲已默示接受該筆遺產，即使甲從未明確表示他願意承受遺產亦然。

就這些法律學說見解，可參閱 **CARLOS ALBERTO DA MOTA PINTO** 所著的 **TEORIA GERAL DO DIREITO CIVIL**（第三次修訂版，科英布拉出版社，1992 年）一書中第 424 至 426 頁的內容，或同一著作的中譯本民法總論（法律翻譯辦公室、澳門大學法學院出版，1999 年 12

月)第 239 至 240 頁的內容。

在上述三個例子中，我們實均可站在本澳社會環境習慣的角度，客觀地作出同樣極有可能準確無誤的默示推斷。

而舉一反三，在本上訴案的具體個案中，我們又可否從原審所認定的獲證事實，找出或推斷出上訴人已默示接受涉案的行政科罰行為呢？

首先，在明示方面，在原審所認定的獲證事實中，我們找不到任何有關上訴人曾明示接受該科罰行為的事實。

然而，在默示層面來看，我們則認為可從原審裁判書中所列舉的獲證事實中，極有可能準確無誤地推斷出上訴人已接受該科罰行為的事實。

理由是：按照本地社會環境的習慣，一般人如不接受行政機關的科罰行為，是不會在事先毫無任何保留聲明下，主動自發在正常的自願繳納罰款期內繳交罰款的。因為常理是：倘被罰者對處罰不服，他會先用盡一切方法自行或向第三者了解可否對科罰行為提出爭議，然後經衡量利弊後才決定繳納罰款與否，而絕不會貿然在事先毫無任何保留下自發繳納罰款，之後才提出爭議。這是由於在事先無任何保留聲明下便繳納罰款，不管其心裏所想的原因為何，總是代表著已接受有關的處罰行為或起碼意味著已放棄對之提出爭議的權利。這是一般即使不諳法律的普羅大眾亦能輕易理解的最自然不過的道理和常情，而這顯而易見的經驗法則亦是澳門現行《行政訴訟法典》第34條第1和第2款的規定的法理依據。

如此，上訴人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因其所持的解釋(見原審法官在其裁決書內所已摘錄者)除流於主觀外，實違背了以上述本地社會環境習慣為依歸的客觀默示推斷標準。

而最後值得一提的是，上訴人當初是在15天自願繳納涉案罰款期限

臨近屆滿時，才毫無明示保留下自發地(即無受到任何外在非法脅迫下)繳交罰款，由此可見如其願意的話，應有充足的時間自行或向第三者(包括其於2004年10月8日所委任的任一代表律師—見載於本案卷宗第13至第14頁的授權書內容)查詢有關在法律層面上對處罰行為提出爭議的做法，以適當維護本身的利益。

綜上所述，本院認為依法應推斷上訴人已默示接受涉案的行政科罰決定，其人已不再具針對該行為提起司法上訴的正當性(註：就這點，可參閱 **DIOGO FREITAS DO AMARAL** 所著的 **DIREITO ADMINISTRATIVO**(行政法)一書第四冊(理斯本，1988年)中第172至173頁的內容)，故此相應的司法上訴根據《行政訴訟法典》第46條第2款d項的規定，應被初端駁回。接言之，本院得裁定本屬二審的上訴的理由完全不成立，進而維持一審駁回上指司法上訴的決定。

三、 判決

基上所述，本合議庭裁定甲的上訴理由不成立，因而維持行政法院於2005年5月6日所已作出的有關駁回其針對 澳門衛生局局長 2004年11月22日科處罰款的決定而提起的司法上訴的一審裁決。

上訴人須負責本上訴的訴訟費，當中包括捌個訴訟費用計算單位的司法費(見《法院訴訟費用制度》第89條第2款的規定)。

命令把本裁判書的內容亦通知予上訴人本人和被訴行政機關本人知

悉(通知信內附同本裁判書和原審裁判書的影印本)。

澳門，2005 年 10 月 6 日。

第一助審法官兼本裁判書製作人

陳廣勝

第二助審法官

賴健雄

本案主理法官

José Maria Dias Azedo (司徒民正)

Processo nº 188/2005

(Autos de recurso jurisdicional em matéria administrativa)

Declaração de voto

Com o duto Acórdão que antecede confirmou-se a decisão recorrida que, considerando ter “a recorrente pago voluntariamente e sem reserva” a multa que lhe foi imposta por decisão do Director dos Serviços de Saúde, concluiu estar-se perante a figura da “aceitação tácita” da mesma, o que lhe retirava legitimidade para dela recorrer.

Não acompanho este entendimento, e tal como fiz constar no projecto de acórdão que como primitivo relator elaborei, sou de opinião que a situação de facto subjacente à referida decisão não permite dar como verificada a dita “aceitação tácita” por parte da recorrente.

Não se nega que efectuou a recorrente o pagamento da multa sem nenhuma reserva. Porém, certo sendo que da notificação que lhe foi efectuada constava que podia pagar a multa em 15 dias, e se não o fizesse, “será feita execução coerciva”, mostra-se-me de considerar que não foi tal pagamento “espontâneo”, como o exige o artº 34º do C.P.A.C. para se poder considerar o mesmo como uma “aceitação tácita” da decisão que o impôs.

Afigura-se-me que se olvida que um dos requisitos para a verificação da referida aceitação tácita é a “espontaneidade” da conduta, entendida no sentido de não dever ser praticada coactivamente, sob ameaça de sanção ou com o objectivo de evitar um prejuízo maior.

E na situação dos presentes autos, foi precisamente o que sucedeu: a recorrente

efectuou o pagamento da multa dentro do respectivo prazo, dado que, se não o fizesse, teria que se sujeitar à “execução coerciva”, onde, para além dos inerentes inconvenientes, (eventualmente, a penhora de seus bens), lhe seriam contabilizados juros de mora.

Neste sentido, (e a título de referência), decidiu também o Ac. do Pleno do S.T.A., de 21.01.1988, (in A.D. nº 317º, pág. 666), onde, no respectivo sumário se consignou que “*Não se verifica a espontaneidade do pagamento de multa aplicada sob pena de execução coerciva, na falta de pagamento voluntário no prazo legal, pelo que, não havendo aceitação tácita, o recurso contencioso deve prosseguir*”; (vd., ainda, “Dicionário Jurídico da Administração Pública”, Vol. I, pág. 68, onde, sobre o tema se escreve que: “*Por efeito da aceitação o aceitante fica impedido de recorrer do acto administrativo, mas esta consequência só é juridicamente admissível desde que o interessado tenha a liberdade de não acatar a resolução tomada*”).

Para além do exposto, adequado mostra-se ainda de ponderar que a aceitação tácita “é aquela que deriva de actos e factos concludentes que apontam inequivocamente no sentido de que alguém se conformou com o acto e assim se mostram incompatíveis com a vontade de recorrer”; (cfr., José Pinho e Lino Ribeiro in “C.P.A. de Macau”, pág. 367).

E, assim, sendo de considerar que o pagamento em causa, efectuado “sob pena de execução coerciva”, não viabiliza um “significado unívoco”, de modo que do mesmo se depreenda, sem margens para dúvidas – ou como se prevê no artº 209º nº 1 do C.C.M. que define a declaração tácita, “com toda a probabilidade” – o propósito de não recorrer, e afigurando-se-me também que o comando do referido artº 34º do C.P.A.C. deve ser interpretado restritivamente, porque limitativo de um dos mais importantes direitos e garantias dos administrados – precisamente, o direito ao recurso de actos que lhes são lesivos, (cfr., neste sentido, o Ac. do S.T.A. de 07.05.1992, D.R., 16.04.96 e Carlos A. F. Cadilha in, “Aceitação da nomeação versus aceitação do acto administrativo”, Cadernos de Justiça Administrativa, nº 37/2003, pág. 42 e segs.) – julgava procedente o presente recurso.

Macau, aos 06 de Outubro de 2005

José Maria Dias Azedo